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二目錄

牛僧孺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二

牛僧孺

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宏之裔第進士元和初登賢良方正制科長慶三年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敬宗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郡公罷爲武昌節度使文宗立復以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出爲淮南節度使名拜左僕射武宗朝進太子太傅貶循州長史宣宗立還爲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九贈太尉謚曰文簡

請仍禁諸道節度不得奏請任使奏

諸道節度觀察等使請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貞元二年勅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爲常式者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勅文臣昨十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允許重舉前勅不許更有奏請

請祧遷元宗廟主奏

謹案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合而爲七尚書咸有一德篇亦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荀卿子曰有天

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宗功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昔周之文太祖皇帝始爲唐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也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也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今以新主立廟元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祫禘之歲則從合食

請立決獄程限奏

天下刑獄苦於淹滯請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
詳斷事申刑部限三十日聞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
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狀所犯
十人已上斷罪二十件已上爲大事所犯六人已上所斷
罪十件已上爲中事所犯五人已下所斷罪十件已下爲
小事其或所抵罪狀若所結刑名並同者則雖人數甚多
亦同一人之例比來刑獄淹滯亦緣官吏人稀今請刑部
四覆官幷大理六丞每月常二十日入其廚料牒户部准
例加給又近日所斷刑獄多稱緣元推節目不盡移牒勘

覆致此淹滞今日以後如臺推覆節目不盡致令所司須更盤勘元推官書下考本典轉選日量殿三選

奏黃州錄事參軍張諮棄妻狀

右臣得張諮妻盧氏狀其張諮寵婢花子每令無禮相陵臣推問有實者伏以張諮忝跡衣冠幸陶德化不敦二姓之好敢瀆三綱之經嬖惑女奴蔑侮妻室非特衣服飲食貴賤渾同兼亦待遇等威祗席顛倒款招明白愆尤至多縱稟性庸愚靡及於教義而歷官州縣合聞於憲章湜其邪心曾不懼法顧兹醜行恐玷大猷臣職在觀風事先按

俗有關政理敢不申聞伏乞明示罪名流竄遠地使人知家道以誠士林謹具奏聞伏聽勑旨

奏議吐蕃維州降將狀

吐蕃疆土四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况論董勃纔還劉元鼎未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敵次之今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爲詞聞贊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坂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

養生論

僧孺嘗讀嵇康養生論曰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下可數百年至於調節嗜慾全息正氣誠盡養生之能者僧孺以養身之於養生難與易相遠也所以康能著其論而陷大辟蓋能其易而不能其難者也且天地稟生之道衆而貴之者寡然而貴乎生以有用於道也生而無用焉貴其生矣而又況康不能養乎哉且康居於是世能忘名利之名而不能使人忘其名能忘其情慾之情而不能自忘其情能忘已喜怒於內而不能防人之喜怒於外雖其名利情慾喜怒之心不改乎內而能致其康寧焉碩大焉猶善豢者

之犬彘肥腯適足使屠儈之刃促乎已矣出而處語而默是養其生者也處而語出而默生其喪矣沮焉溺焉道無邪行無詭言中規行中矩而得其時是養生於出處者也孔焉孟焉可而仕否而退是養生於出處語默之間者也若中散者棲乎下不可謂出揚其名不可謂默非出處則在用中於禮義人倫之道也禮者道之器也而肆情傲物蔑棄冠服是禮之大喪也禮喪而道喪則鍾會欲無惡晉王欲不刑之不可得也然康之爲人區區不列於中人豈欲引而論之哉以折文垂論則人之中者引而惑必衆故

不得不明也先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有患難以相死此則得死此則得道得死而爲壽不以非道得生而爲壽也仁如比干而剖死直如屈原而溺死廉如介推而焚死忠如蕭望之而藥死而道存洋洋乎不已予謂所存之生至遂大是能養生者若碌碌愚生不以五常之道爲人予焉知其壽歟焉知其昆蟲歟木石歟靈蛇千年予不知其壽也石有時而泐予不知其久也葵能衛其足予不知其全也若康之養生有類是也適爲下矣又況不能類之者哉嗚呼能養生於道者生死長短可也

善惡無餘論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其善惡之積俱無餘也不著善人之子不必皆惡若慶必加於善人殃必加於不善人子恐慶殃之謬加也力人而已余固曰善惡慶殃俱無餘也餘慶勸人之善餘殃誡人之惡則善人之子能不有恃慶怠於善者乎惡人之子能不有恣惡俟其殃者乎末代之君世祿之人先見萬乘之尊我八音之娛我五味之飽我黃金白璧之富我不知父兄得道而傳之已行不善而失之乃至乎萬乘爲匹夫世家爲

皁隷烏謂餘慶之可恃乎父善及子乎子不善而父伐之
石碏是也兄善及弟乎弟不善而兄殺之周公是也父母
與兄弟不能令子弟之不善又可以恃餘慶於天下乎父
惡殃子乎父出之而堯貴之虞舜是也母惡殃子乎母惡
之而父好之鄭莊公是也兄惡殃弟乎兄伐之而齊立之
桓公是也父母兄弟不能攻子弟之善而況餘殃可累於
天下乎且善者天下好之常道也惡者天下惡之亦常道
也豈有將好惡必先稽其所自哉必不然矣若以勸善懲
惡爲意則當懲報復於身猶慮其不信況欲遠懲於身後

而取人之信者乎又不然矣昔夫差信伍員初善也任宰嚭終惡也初善霸天下終惡滅全吳前慶後殃者皆身也太甲放桐宮初惡也任伊尹終善也初惡受拘囚終善復天下前殃後慶亦身也吳之嗣可以前慶後殃殷之嗣可以前殃後慶乎予固謂殃慶皆復於身也不復乎子孫也然予敢謂善必慶而貴惡必殃而賤也所以貴者道貴也所以賤者道賤也道之貴乎孔父素王也道之賤乎殷辛獨夫也餘慶餘殃則吾不信之矣

守在四夷論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盖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内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茍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盖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四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

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覩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慉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讐也見相親則感而思近也値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和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

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倖佞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爲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爲犬戎所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守

道不固頻舉僞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以色攻
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
其本則禍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
並與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爲窺窬可謂四夷先起
於内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
夷無德者不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
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
況尹戍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
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之闕

辨名政論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歡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之爲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推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予所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鬬而勇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爲君道也且帝如軒轅

虞舜乎斬蚩尤而格有苗是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啟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修内政而蒐被廬是不欲強其國歟況秦之患者六國若不先富其人而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爲而成君道歟況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亡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人強

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夫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

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饑人邦危人饑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辨私論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牟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

也僧孺以爲斯皆小人之私非聖人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以利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咜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哺而私之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故天下任其亡也親之者

多故天下欲其昌也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理水也咎繇之蓍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殷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崇其像而私之至於殷辛之聚財鹿臺是以天下之利私於巳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始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

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私之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質無誠論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蠹詐源派別姦稔蕤紛不可救止往往見強國質小國子弟天子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以

爲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囂再叛也頹風蕩蕩事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彼以信矣而我要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記曰殷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況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

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雙得矣若空知彼不得親其親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昔有孝如曾參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忍如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毅毅必不叛也茍或以叛質之無益而生怨也奈何秦漢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導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

討之不服退加修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脫御之失所則買怨而生禍御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戲秦漢所以至誠不浹於天下矣

訟忠

春秋周大夫萇宏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宏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徯又云長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邱明皆然其言某以爲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雖欲不亡其亡固翹足

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補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太戊周宣王胡以承天壞而興乎殷傅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彪傒謂臣謀其君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爲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舍人徵天爲合道乎誘人勤王爲誑人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悖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忠者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談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人倫猶慮論誣於失也況舍人事徵天道棄邇求遠無裨於教者也又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

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爽魏之助壞者也賈謐晉之助壞者也咸家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壞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宏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士卒令強晉迫脇非道殘勦士死難於宏爲得矣奈何邱明不識周殺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宏之戮死是神彪徯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以定王室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於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

忠不謂反天戮也是知邱明謬聞偏見失聖之旨甚遠恐史冊久謬誣惑爲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字申訟哉

譴猫

猫爲獸捕鼠啖饑猫性也鼠好害物猫食之是猫於人爲爪牙於獸職爲刺姦也所以伊祁氏季春疑日迎猫然則人假借畜猫之義盡矣僧孺常學大小戴禮知迎猫之利攝饗者悉辭以苦鼠之竊請迎畜之僧孺因允其言是猫也非不壯大獝狘而爲之蠹踰鼠族者性懶不捕善伺饕人戶㸚搜葢覆器挈葢隱器如智有十手百目者而猶家

人割剩食三時加哺不敢𨎌鳴呼鼠伏隱處也猫人畜食之也鼠竇原垣深窖也猫安薦茵堂室也鼠出恍獲畏怕也猫遊安綏舒閒也既伏隱處也則出可伺之也既竇厚垣深窖也何地可空之也既出恍獲畏怕也搵揺之可怛之也惟猫甚不易也僧孺嘗讀晉漢二史見更始元年赤眉擾秦中崤函岐雍大苦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君之猶猫竊者也晉太康末趙廞亂岷蜀漢銅梁大苦之以羅沖征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亂臣亦猫竊者也向使更始非仗漢則秦人皆得擒之矣羅沖非仗晉則蜀

人皆能捕之矣猫非仗於人則庖人皆得戮之矣然三者皆知仗之苟竊也曾不知人甚苦之矣以至於逐之以至於戮之故有為國者有知兵者有防盜者有仗而皆亂者則踰於盜也踰於亂也思豢人迎猫不可不慎也

象化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孺有言者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

鳲鳩之性均而木刻鳲鳩足以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衣衮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爲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別志

僧孺見仙翁兄深仰其爲眞人也僧孺讀史傳嘗病仙者能上升鄙見也斯不然僧孺聞胡國西胡法至其將殁之

日必大會族黨州里衆其人齋其食人則飄飄而發地焉數百里外而墜窮谷中國中人咸謂曰化子焉知非胡國之幻乎今兄不離世間而離世間浩蕩乎嗜欲之境躁躪乎人情之圜三事五侯躬擁篲於門獲禮仙翁者爲榮不獲禮爲羞況雙眸炅然紅膚若花迅駭無羈疎步飄飄然予安謂其非至人乎昔昌黎韓公侍郎掌國子裴李二相府皆命世之大賢與兄文字不曰師則曰夫子又焉測兄之壽耶嵇君著養生一篇以中才用心養其性命斯爲勝矣腥者吾食諸稔者吾食諸僃憊於我者食諸又不測兄之

元妙也至於煮鍊金石妙至先覺若指手掌不爲能事賄利軒冕故無不明於心劉郎之骨非凡目所測太和三年秋九月偶拜兄於夏口眷予塵俗授之元記又約僧孺爲道弟所訝眞步超遥白雲無繫要他日爲拜會之資僧孺抽毫以敘離恨題文曰別志且用契異時之語焉

雞觸人述

鄠杜之郊人有雞大不麌廝類剛勇百鶏之特疾視促步內斷外果雎狺狺猛犬桓桓壯士伺釁潛搏胥爲驚躄則前後背血流朱殷者數四以降咸以彼恃長觜利距也失

恃則力不能擊宜仁柔矣乃因趾側樹枝目不能視瞻以長纓羈縶使彼莫得旅拒即求砥礪錯斂其長嘴使禿枿不能害物錘鈴敲折其利距使撾擊不能痛物然後縱其逸也雞不省猶張拳勢瞪瞋眸咬咬爭鳴剛獝突如潾童咸操荆礫弄調笑喜曰昔吾畏其搏我啄我每至此則心悸狂亂視若左右紛錯百千雞之衆矣今彼啄擊不能爲害則雖兹雞在前後若不見豈雞之異矣君子於是歎至剛自折者若此不度力取笑者又如此且其職也宜司晨而鳴風雨不移縱有專場妒敵之志亦爭鳴於族類非宜

於怫人矣爾依於人人即爾主輕肆其勇而悖於主所以雖有長嘴利距不能久恃已失所恃乃以踵擊者取隣童之笑所宜然矣僧孺常思度謂欲移人之事當有類其雞者嗚呼宜誠夫剛哉

齊誅阿大夫語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能顧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爲近耶夫宮中之近近不過爲吾折枝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

職爲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於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羣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崔相國羣家廟碑

憲宗元和十四年詔右相中書侍郎平章事清河郡公立家廟於長安崇業里廟三室粤五月二十二日天子命以羊一豕一助奠太常出博士一人相禮儀即日加贈烈考

金部公尚書左僕射極顯親之榮錫教忠也先是丞相清
河公諏日卜牲致齋盥洗朝服立於阼階之東司儀告辨
宗祝贊事奉贈鄭州刺史府君神主祔於第一室夫人樂
平郡太夫人王氏配座室曰皇考廟奉懷州刺史贈太子
少師府君神主祔於第二室夫人魏國太夫人李氏配座
室曰王考廟奉今贈太尉府君神主祔於第三室夫人齊
國太夫人盧氏晉國太夫人 王氏配座室曰考廟始迎嚴
嚴卒事兢凌俛興舒於愉愉勿勿瞻虔俯慕肸蠁交格逮
闇質明禮既勿違君子於是觀卿大夫之孝而知周德之

所在矣廟第一室曰鄭州公諱湛字湛然以德門清閥冠當代之（疑作以）宏度茂質儀搢紳以全用具業職文武釋褐常州武進縣主簿累選潁川滎陽二長史動必中禮遷必以庸治官將私皦皦矩矩歲終上能宰相啟公為壽州刺史未被詔而公捐館為有德者之所哀痛第二室曰懷州公諱朝字守忠即鄭州公第二子也純粹凝秀發為菁華臨淄不耀舉適大當蜀屬天寶羯起虎臣扞難睎得士為勇弱公以碎三府由試大理寺直攝監察御史四遷檢校倉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鄭潁兩州節度使觀察留後錄刺

史事時副元帥梁國公抱玉以全師軍岐下餼饋廩食悉責於公急須草草一呼三索應卒尤翔了辦綽綽移試國子司業兼懷州刺史內殿召問賜金紫寵之以基址大用未幾改檢校左庶子充河西隴右糧料使是以志將疇謀陟岵以不及致詔恩重此露前能優贈秘書監大夫家風行孝具於貞元中右相司徒滎陽鄭公餘慶神道碑文第三室曰贈太尉公諱稹字實方懷州公之嗣子也善史書五言詩爲文而敏政建中年德宗狩梁漢九州歲貢瑟縮不集上在巡責賦稅急租庸包大夫表公嘗從二府事澄

磨割剔以蘄蘄於當時累請公以秘書丞殿中侍御史爲
判官居廣陵揚子運江南以趨行在公號憂國厄晡旦自
力蹄馳檝飛職貢塡路寇平謝免翛然脫屣雖蹤希象外
而功行𩲸灼爲時須速遂適無容矣三遷檢校金部郎中
司自陝以東水陸運會其年失仲弟哀踰於禮遂嬰疾不
起其後寵章七告身自司徒公册贈太尉至於初終窆行
具於舊相今太常趙郡李公絳神道碑文夫以鄭州之厚
仁懷州之器業金部之忠孝三良百行施豈無集元和年
清河公竟以全德文武恭忠溫直相憲宗外綏華戎內接

萬幾條綱品例疏貫折折不質不要天下瞻信立言者識丞相之輔理而知三廟之遺愍遠矣古者道施於仁則鏤於鐘彝書於簡編其或行浮而實未稱者史氏闕逸乃必噫哀於謚誄發揮於文辭寄金石存景行以備紀事者以之補採今清河公禎祥聖代庸跡焯闡推始反本以崇宗祧規方豐菲一中於度牲牷豆㽉無有闕時春秋禘嘗盡忠盡敬猶以丕烈耿光未克篆籀泣奉家老狀請隴西牛僧孺傳而誄之銘曰

昭昭戍廟櫨松桷柏斲之磨之謹古不飾二門耽耽瞻東

應南周匝壖垣庭植冬陰三室峙扃肅械嚴深濟濟孝孫以時饗之簋𥫱豆籩既具而宜恪恭聲聞如見如疑明德馨香百福已來厥初大風齊太之遺支允茂秩累累而賢滎陽之仁河内之才太尉植行將開以先丹穴感靈乃儀鳳凰丞相厥生輔我唐章忠孝懋宣與時太平耀榮祖宗以尊顯親既祭則禮以敬如存牲牢具肥祝史贊神宗婦宗工整整平平祉祚之傳若火移薪於萬斯年爰有記云

昭義軍節度使辛公神道碑

辛氏於隴西爲望家其後因官從帝或雍或洛源濬派洪

將徽復張以及於僕射皇考璿璿益以儒業自喜優遊高
放不樂取求制科高第乞官山水朝廷除處州遂昌令嗜
不念歸再移仍南及亡累贈至左散騎常侍僕射諱秘字
藏之即常侍府君第四子也以能通五經開元禮三命至
華原主簿書判入等爲長安尉太常卿故丞相渤海高郢
以唐制盡將禮樂委博士奏乞用公朝廷與之不能得去
訖六年再爲祠部兵部員外博士猶如故朝有禮天地奉
山原之使既謝上必奏曰臣唯乞得辛某自副幾不以禮
樂累陛下上高之連可故公再爲禮儀使判官雖當時耆

年鴻生語及禮即唯曰辛某在若不敢出口元和皇帝初
元年高選刺史公出爲湖州時觀察使李錡不奉詔舉江
南六州兵獲京口窺釆石渡臨江索留因命心腹將率壯
士高職重賄鉤其膽且約曰若等當以其日同起取五刺
史欲斬以號令在錡鎮實多年交有素故刺史不得隸兵
馬及難作顏防用李雲驅市人舉當一戰敗走李素受縛
於蘇項釘船艎唯公以儒雅賊未急迫公乃夜起撫左右
曰使若等有父母妻子成其家皆天子恩也若能隨李錡
爲賊乎左右皆泣曰唯公命乃開羅城門收湖下子弟得

人數百公親以衣衣之以食食之烝里掩出劘壘始呼大
戰川東斬將屠營值旦悉先殲登城號令中外恬然於是
時武功冠江南錡爲之失勢就縛天子親命使以金印紫
綬賞公急詔徵爲河東軍司馬兼御史中丞其實將以大
將節與公以故未畢就拜爲左司郎中更京兆汝州刺史
本州防禦諫議大夫出爲常州刺史治職檢身專疑問昭
升改河南尹時天子大舉伐趙旣釋復征司空度率五諸
侯取蔡連戰四年伊瀍之間厲刻百役公撫困應須恒恒
寧寧上大喜出少府節以豹竿戟纛驛走就授先一日立

百辟於朝讀白紙詔命公以昭義軍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公褒衣儒冠帶劍持節潞自盧從史不稟不供急斂自守人已大罷及柏鄉連營三歲決死公之至止開城入府量倉數藏酸寒蔆落公私之具盡可哀痛左右前後計於公請乞救於上公曰天子以兵定殘賊空内府賞死士於今數年矣吾不能如卜式輩以家助獻詎敢復以請求苦上耶於是約出入啇用度俸不入家聘不賚金宴不侑樂食不兼豆更四年詔徵府有貫十七萬食倉有斛七十萬刃銛函堅幟赤幕青十

五年冬行於洛及關以疾不任朝覲天子命中貴人郊勞歸第以十二月巳卯薨享年六十四上憫惜震悼罷朝贈尚書左僕射贈賵有加公於得入仕以業儒書於得著名以典禮樂於得勲賞以立武功於善終始以謙退勤儉於中外親既有名而貴於屬且近者餉給無所加疎而賤雖千百里曠不相面須與無所吝大官十五年居不易宅死亡之日家不歳計公之於孔門可謂成人矣子男八人少穆少逸少恭長順仲扈行質仲和行檢或儒或文仕逼侯國夫人河東裴氏先公而卒將葬而公嘆曰人之居無常

而墳墓因焉吾家之兆及於四代三卜矣且使吾死有吾豈止墓而守者焉吾死無吾於地固無擇而已矣他日吾死於此亦遂葬而無用遷焉遂定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及將亡前爲文自誌其墓又重前說殁有書一通緘置几上既開之即送往飾終之制具盡於此既儉而周於禮不違時之名人無不多其能終而達其不撓耳諸孫恭命無敢墜失既葬會謀曰先人德行官業宜刻於石以闡不朽隴西牛僧孺時號專業文陳郡殷台書迹絶妙且其人吾家之婿且練吾先人行事敢不告求僧孺實紀録而台

實書旣序而銘曰

禮災秦漢於綿蕝存晉卑胡僭俎豆羼腥慕古惟唐求野據經公嘗博士綴緝搜羅三代之儀濟濟復興祇職六年區別嚴蒞儒道克施亦志武事憑江錡反公實郡吏掉棘張空以出不防萬馬周網血赫湖塘江南之功焯出有光鄒魯諸生因功張皇憂公愼法奉守王度入郎出牧尹洛將潞茹剛撫弱銷剔人壺居不易地服不易初財分先族以儉遺孫恬於將終執筆自誌男良女淑旣壽而貴謂之爲人易此而何詩以備傳不刻不磨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三目錄

辯文

陳岠

朝廷卓絕事記序

王眞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表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鄭太穆

上于司空頓書

支喬

尚書李公造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 并序

李蓺

蓺貞元時人

唐故寧遠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隴西李公墓誌銘 幷序

天爲淳源支流一派後楫先軌者蓋紐宗子相龔焉由士 闕 時望扃扇和風昔附 闕 獨於前聞也公諱宗卿字同係臨汝郡人曾祖蘭州刺史曰 闕 州龍遊縣 闕 瑱考朝議郎泗州虹縣尉援本以敦序 闕 時衣冠及位公道亮取時宏

生則[illegible]氏[illegible] 闕 [illegible]節[illegible]

以顯闕隱闕進會於道並泰則何宦而闕自董武崇階總兵闕門闕宗族處朝襄交在位隟伺內薦冀乎闕公植其風忽遺其命也時貞元十三年歲次闕夏口官舍嗚呼春秋六十有二夫人汲郡康氏毀躬闕長子德方次子直方宏方季子幼方等主奠號天哀闕河南元氏先公之淪次女十六娘已許於天水趙氏幼女十闕茹泣貫心闕於闕月十一日權闕禮也於戲修榦挺空而見摧君子不幸於闕生誠藝通忝殊眷孟伯之子恭命爲詞

杳杳邃氣闕顧巖作度闕其一噫云夢奠倏歎頹闕代闕馳

闕彰其二曙興神輦告赴原塋却負闕哀闕至情其三

穆宬

宬貞元時人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以渡瀘款塞咸造闕庭爲韻

我皇道叶神化功高睿算萬國之光斯臨八聖之業是纂遐哉辮髮之俗既竭赤誠遏爾椎髻之人亦輸丹款豈不以陰陽煥乎金鏡律呂諧乎玉琯德該動植而以信以寬仁及飛走而不𪓐不卵故得殊方述職異俗來庭歸我元

造沐我皇靈曉逾赤坂以向日夕過白登以占星磧路誠遙委毳幕氊裘之質山梯雖險致穿胸儋耳之形然則自南自北或馳或渡俱爲九譯之鄉各涉萬里之路同臻禁地事且叶於不期並列盛時禮若符於有素是以坦王道恢帝圖蕩然與龍山非隔廓爾將鳳穴靡殊集六蠻而輝赫九域萃五狄而光耀八區邇無不賓鄙周宣勤乎薄伐遠無不服笑諸葛矜於渡瀘遂能革至性於方外柔獷俗於面內大行人明其近遠懷方氏導其進退靡僭晷刻既從荔浦之源罔復斯須爰自榆林之塞有以見化溢含宏

恩覃覆燾膳豐館給禮洽郊勞孰云胡越之異來若同心且殊虞芮之爭會如兩造以其逾絕漠逗懸巖益由君邁軒轅顯項臣掩伊陟巫咸不然則焉能抵秦川來魏闕皆展遐方之貢獻共備同日之朝謁者哉

盧仝

仝范陽人隱居少室山自號玉川子以諫議徵不起甘露之變因宿王涯第被害

門銘

貪殘姦醜狡佞訐愎身之八殺背惠恃己狎不肖妒賢才

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於門

櫛銘

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掩關銘

蛇毒毒有形藥毒毒有名人毒毒在心對面如弟兄美言不可聽深於千丈坑不如掩關坐幽鳥時一聲

龜銘

龜汝靈於人不靈於身致網於津吾靈於身不靈於人致

走於塵𪚥吾與汝隣

章孝標

孝標桐廬人元和十四年進士除秘書省正字太和中試大理評事

王師如時雨賦以慰悅人心如雨枯旱爲韻

念黎庶兮罹於毒痡我興師以翦屠如旱歲之稼穡得膏雨之霑濡豈不以垂渥澤潤涸枯草木之心寧虞暵其乾矣天人之意將使衛討邪乎至乃銳戈矛齊卒伍誠告虔於上帝祈發生於下土龍旗電掣疑驅蔚矣之雲鼉鼓雷

奔似送沛然之雨匪六師之是侵實百姓以爲心所謂謀臣如雨猛將如林馳之驟之似得時而將降六代七代謂決渠而就深旣踴躍而成列象沈陰之欲泄青萍剸而破塊將分白羽麾而散絲不絶奚潤草之芳茂信洗兵之是閱異苞茅之貢矣爾職不恭同陰雨以膏之我心則悦不疾不徐箕張翼舒向兵革而自弭喻霧霈之有餘多鼓鈞聲知上善之不若密雲不雨想西郊之未如且宣王六月兮非旱之備高宗三年兮適足爲費惟鬼方之是懼何人倫之足慰豈比指緑林於一戎養蒼生於百舟知我者信

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輪一鼓而風雲作氣再麾而寰宇清塵以此出征爲活國不能無戰乃愛人故得戎羯來王淮夷納款嗟螻蟻之猶聚將刑戮而尚緩今挾泰山壓危卵不得已而用師如救歲之大旱

獨孤郁

郁字古風常州刺史及子貞元十四年進士元和初舉制科高等累官秘書監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

對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

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論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嘆息鬱悼思索其眞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化萬方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

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兹疲吒未遂富庶督耕殖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哲之懷眷兹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功漢元優游於儒術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

熟究其言旨屬之於篇與自朕躬毋悼後害

對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令天道帝道並行於上羣僚庶物感遂於下伏惟陛下與天爲仁與雷作解臣則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比於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和之或大鳴小鳴終始相生清濁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樸直蠢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如金石草木之無心矣敢不極聞以對伏以陛下發德音訪巖藪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之謀垂不倦之聽欲使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

然相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者用此道也臣何足以仰承之臣以爲有國不患無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衆非無賢也然陛下黈纊凝旒或未之察羣臣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才孰能辨之觀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爲君坤爲臣君意下降臣誠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下降臣誠不上達則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帝每一視朝未嘗不從容問羣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善上無不奬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或有引入禁内或

周旋禁中疾則幸其第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矣是以無遺才無闕政巍巍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秦帝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專秦柄乃敎胡亥曰陛下富有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於是胡亥常居禁中羣臣希見者不聞其過天下所以亂者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上法天下法地中法太宗每坐朝宣旨使羣臣各有所陳陛下賜之溫顏盡其啓沃言語侍從之臣得以奉其職左右有所書以貽來代諫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有所補黜之可也使其

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裨於萬一也孰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與之用又何必搜羅巖穴遠訪不用之人勤求不信之言乎賢者又何來也來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戀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此實由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血剝其生財聚其技慧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爲物力有餘而不知其情也執事者又未嘗聞以生人艱苦爲言而得罪者

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於九天之上非臣下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下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志本十而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稅不下七萬錢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爲墟居室崩壞羊犬奴婢十不餘一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已於是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攘臂於其間趍辦朝廷用昇考績取彼逋責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昇戶口是以賦益重而人益

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無自盛之患宜視通邑之盈虛使鄉戶坐於田迭相隱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贓吏紛動其閒則有無輕重可得而均也夫古有四人今轉加七計口而十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緌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一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三審曲面勢以飭五材辨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

一其餘爲農桑之藪焉農夫糠覈不足而十人者畜馬厭粱粟蠶婦衣不蔽形而十人者咸襲羅紈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髡削技巧則爲工師拙奸則爲驅儈非戇愚耑一無他腸者孰肯勤體効力爲稼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罕者戶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寛農人之徵而優樂之杜衆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以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絕戶口蕩析加以憂懼越於異鄉末以僥倖利其苟且寛之則偷於朝夕勤之則挺而陷

於邪又訛言焉屋室聚爲瓦礫田野俱爲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爲此也伏望陛下勅百姓所在編爲土著不即歸之舊鄉繕黃籍生則書之死則去之庶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無田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爲民居藝桑麻種蒲蔬育狗彘三年不輸官自初即於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至得以重罪罪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則敦本敦本則人庶矣稅均則斂輕斂輕則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爲以此濟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榷者經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寶也

然而當今之務若修其業除其獘亦可以無重斂之困也
夫鹽榷之重獘失於商徒操利權州縣不奉法賈太重而
吏太煩布帛精粗不中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有
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
則各私其人而盜煮者行矣賈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
煩則糜費之者眾矣布帛精粗不中數則女工徒損風俗
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宜罷鹽鐵之官以省費停郡府之
政令以一其門禁人爲商以反其耕損其厚賈以利其人
速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裨

於國大賴於人矣酒酤之人罷之可也夫旣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來之虞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於其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爲恒滿假爲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愼終如初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懈乎晁錯所以急繩七國者欲尊天子恐削弱遲而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爲郡縣無諸侯强大之患無宗室葭莩之親而以推恩爲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傾

管夷吾欲輔霸業恐諸侯先謀而爲之備是以修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壠畝有事則授之甲兵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爲聖人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棄也五刑臯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必躬必親侵於百職然後以爲聖乎必也信而顯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績用不立則有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者

流示人以中而爲之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然迂者爲之則執古以非今凝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俯仰百官也然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滯任人而示之所爲端拱而不失其勇闕取捨之間於此乎判矣陛下不能用臣言不當問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既來矣陛下問狀宜直其辭既問矣微臣盡忠宜採其策盡忠者不易持也直者誰欲爲也忠未見盡直必有忲忲構而直不悔不信

而忠不追者葢有之矣由未見其爲人也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内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其已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悃悃欵欵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子安微臣得保其生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以天下爲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爲念知所以責難於君者所以懷其身所以懷其身者宜及天下如此況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之於篇勉之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謹

對

上權侍郎書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於舍人三兄閣下郁以世舊遂獲謁見敘故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三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混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鏌鋣卧於鉛鈍之下下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

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衒有目者靚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逃乎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眞已為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眞有峰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櫝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橈之有傾都之艷而

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背廹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矛矣予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予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況悠悠者與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滅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歎

曰吁後學何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爲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爲不能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其所以爲公不能爲力致使逿逿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心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爲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

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持之有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已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爲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

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若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己復往之道不幾乎息乎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衆賢如七十子之徒是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不宣郁再拜

答孟郊論仕進書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貺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勗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耶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者不愳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勸其慕也此

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敢不爭斯語直以阨窮
摧頽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
之所云耶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役也爲身之役歟
爲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爲貧也又曰君子之仕
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
僕之屑屑歟僕將沈棄蹇連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爲也其
將奮飛騰淩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饑而寒也又曰
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
有身耶足下所待僕者寧以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

當有以自力也粤其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於彼不識況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藉此第僕能富貴之且猶莫許而況又妄於他人耶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至公於天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某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爲市價於天下也某何人哉昔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耶謝絕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

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用陽不敢當如僕瑣瑣方困奈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野用心冀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某頓首

與田將軍書

天子賞將軍之勲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黄金印者數四廟祖於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爲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小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悦召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況非聖哉故范蠡畱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爲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爲天子秦王以爲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爲秦擒韓信爲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爲

天子漢裂土封王於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吕后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爲人拙於爲身故二子始有周吕勲卒受參夷誅何則日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爲公爲王爲十萬户侯傳子襲孫居爲夔爲龍出爲桓爲文且令名公無不悦邑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耶况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僮侍兒俳優不離前爲樂萬方以娱情惟恐其不歡無

纖憂能鑽其胸豈不顧畱之耶顧其勢不可是以取古堯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吳張元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畱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睢也引鞅起踵以擊奪其位睢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葢審理必然令其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口衒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辯文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爲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爲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之爲五或七而九泊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

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華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爲作文之秘訣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邱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愼耶夫天地八卦春秋惟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

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絶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爲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紿曰文與藝嗚呼

陳岠

岠官泗州徐城令

朝廷卓絶事記序

余宰邑秩滿暫寓居於重光寺空院塊然無以遣日緬想

人生在世如白駒之過隙有美事高烈猶可稱述如碌碌凡愚河魚草木隨時凋落蔑爾無聞因思朝廷古今耳目相接名賢碩德遺芳餘躅是非共五十餘條載爲一卷不敢傳諸好事但自抒於鄙懷時貞元十四年夏六月記

王眞

眞德宗朝官漢州刺史充威勝軍使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表

臣眞言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猶以爲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不言而生地既不

言而育故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眞樸涽消則文字之理又不足故載誕我元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將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啟道德之根源絕言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於天也擬乎動植則萬物充盈於地也論其敎戒則百行全備於人也何爲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葢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危

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戰也不可忘也自軒轅皇帝以兵遏亂少昊以降無代無之暨於三王之興雖有聖德咸以兵定天下則三王之兵皆因時而動動畢而後戢戢卽不復用也及至嗣君或驕或僻或暴或淫或怒或貪或矜或忌乃爲我師我旅我國我家動必取強用必求勝載窮載黷且戰且前或不戢而自焚或無厭而取滅塗萬姓之肝腦快一人之忿慾毒痡海内災流天下是以道君哀其若此又不可得而廢去遂不得已而用之夫聖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慍怒也不以其爭奪也不以其

貪愛也不以其報怨也盇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聽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獵非用之於強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又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甚惡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惡豈容易哉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内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德者人不歸也人不歸則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謂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聞之創業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位故

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戢衆人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葢亦防其後代人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爲之事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衷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何者伏惟道君降於殷之末代征伐出於諸侯當其時王已失衆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故極論沖虛不爭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聖人先欲堙其源絕其本故經中首尾重疊唯以不爭爲要

也夫唯不爭則兵革何由而興戰陣何因而列故道君叮嚀深誡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何言陰陽不測是以道君強爲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之非難知也非難行也况我國家祖有道而宗有德源聖裔而派仙源乎唐哉皇哉不可得而稱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濬哲溫恭纘十葉之鴻輝傳千億之命緒闡皇道而育萬物宏帝德而貞百度寂然不動神而化之戢干戈於方興之時卻行陣於已列之地無爲無事上德上仁貴五千之至言賤百二之重險結繩而理大化克被於生靈

擊壤之歌至德亟聞於野老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少習儒業長無武功覩昇平於明盛之時賴亭育於仁壽之域是以不揆庸陋敢侮聖人之言甘心從鼎鑊之誅儌倖納芻蕘之志臣伏以道德經文遠有河公訓釋中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注解微臣狂簡豈敢措詞令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採摭元微輒錄道德經中章指為題序列如左各於題後粗述元元皇帝聖旨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義謬將臆度用達管窺既無百中之能庶均萬分之一因號曰道德論兵要義述詞理荒鄙塵瀆宸嚴無任惶

懼戰越之至謹言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之至誠貴有上聞微臣性識庸愚知慮寡薄久從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貸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内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罷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惕故處無地臣每伏念筋力駑鈍無可以驅馳身命輕微不足以報效退難補過進實思忠願獻芻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詩

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歸於至正伏惟
皇帝陛下體至道爲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自臨馭萬國
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敎猶曁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
刑罰措而得謂無寃干戈戢而必不復用無爲無事雖休
勿休海内歡娱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輒敢竊疏前件
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令離爲四卷幷敘表等不揆荒蕪
用申懇欵伏乞聖慈昭鑒俯賜優容布問公卿式明穿鑿
然後退死溝壑臣所甘心瀝血吐誠伏待罪責不勝悃迫
戰越之至謹差子將尚瓘謹具別封進上謹奏元和四年

七月日

鄭太穆

太穆官金州刺史

上于司空頔書

閤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分千樹一葉

之影即是濃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

支喬

喬貞元時人

尚書李公造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幷序

闕一字象至高六位表陰陽之度佛乘最妙四諦斷生滅之疑猶患愛水亂流耶山蔽日用拯羣溺於習坎殖智牙於大闕十二字之以闕一字律不求髻寶自得衣珠至若了義滿字之元宮眞空妙有之大道爲三藏百法之長其惟華嚴道場者歟此葯封山門闕五字山闕一字則闕二字河東節度觀察

支度營田等處置使非都畱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太原尹上柱國隴西縣開國闕八字李公說之所營建也我尚書捧日天枝千霄帝緒勳逾稷禼德邁蕭曹明鏡懸臺何秋毫之闕八字割闕三字況復詞鋒冠陽春之華仁德同愛日之煦是則九層峻柱萬里長城聲政聞乎王庭謳歌溢於塞下至若輿土宇之闕五字之梯航旃陁闕二字童子童孫家至聽法增上慢之匹夫匹婦比屋談元鳳苑龍城多新戶牖豐宮沛寢倍薦華香故得郤政感闕四字闕新施祿俸闕一字因人天諡知存沒沾被上棟下宇

構輪奐之福庭或丹或青赫莊嚴於梵域自然膺舟檝之望入鳳凰之池壽眀彭封闕一字帶礪闕三字靈翼衛千福闕二字八座之應戩轂也粵若內政保於宜家中堂合於進饋佐君子以仁惠慈愛光啟尚書以盛闕一字信能闕二字夫人闕一字樂安任氏疎通妙性黼藻智牙桃李光於肅邕芝蘭茂其靜慎贊成我尚書集此造殿功德者其惟闕二字夫人之謂歟自然順坤儀闕三字出世之道如月之亘森菌桂以馨香如山之容冥大椿之壽考以宏鵲巢之美式佐世崇之功斯蓋夫人之功德也普光明殿者即毗盧闕四字演三

處再會之法堂也觀夫七處九會之樓臺六峯六天之塔廟如瓶沙之苑囿類須達之園林何必瞻烏豈煩偃草彤霄赩闕一字詎滅天台綠樹闕二字忽疑靈鷲南瞻花縣則櫛比閑閎北睨晉山迺合沓松石此皆禪師潛心目之所精選也我尚書聞微妙之迹在菡萏之峯闕一字秉鉞事殷乖於飛蓋巡闕乃驟迴鑾之札慰沃禪林緘龍藏之經懃懃正法初禪師之肇朕華嚴道場也濫闕一字一剎一堂闕一字設於七處九會闕二字於善財也則眾塔星攢乎絕頂妙拯於慈氏也乃諸天雲靄乎羣峯蜃氣成樓于上方月輪作

殿於下界尊經寶字闕一寫字闕一繪緗字闕二分身眾多塔廟
字闕二明實沈之分野廣大鹵之有情而已哉禪師俗姓元
氏法字道融鳳翔天興人也力微皇帝之遠條後魏字闕一
宗皇帝之華緒外勁竹楨內字闕三談元乃香象威儀傳法
則師子奮迅心學龍樹德邁天親操自在之戒珠揭無畏
之法印貌正滿月目凝明星字闕三裳字闕一寒輟餔救餒士
無故於字闕二路字闕一禁於下山轉龍藏則惟精惟勤禮華
嚴則一句一拜其安禪也情無散亂其得定也身不動搖
幽明降心字闕三福地祇叢字闕一而護法山靈字闕一以安人

至若神光瑞井之休祥梵僧童子之應瑞貓虎曳練以表素文字隱石以呈奇異跡孔多此不具載於是（闕一字）殿（闕二字）因山構成始審曲面勢而工（闕一字）不瞻星揆日而事集將施夏屋之力果符大壯之規諒杼人偈功侔造化以暗會其蕆事也庀畚鍤以皃趨鶴躍駢（闕一字）木而電耀雷奔叢楹戢晉以齊（闕二字）梁偃蹇以橫亘仰藻井以反照乘鸞鈴而嚮風五色比象於其間眾聖列坐儼其內陽闔須洞以互曜陰牕玲瓏而焜煌金石之所嚴措絡珠之所分別香泥淨鴛鴦之瓦雨起青煙實網散琉璃之文風搖佩影

寒暑隔閡於峻宇日月迴薄於雕甍目麗譙之崢嶸上干碧落寫高閣之窕窱下亙闕三字井可以俯窺烟霞可以俯闞寧知非覩史他之移至乾闥婆之幻遊遐想像於萬卦第登陟於三休豈羡夫崑崙山之九重闕二字陟降巳哉我尚書成茲紺殿必有豐碑且地有靈蹤山稀巨石禪師至懷憂念寢處無遑乃杖策諦尋隨意甃劚忽逢闕三字中碑材舊之斷之唯除分寸豈非禪師之所心致抑尚書德感之所致也喬智慙測海識陋窺天敢罄芻蕘之詞用深功德之海乃闕一字銘曰

闕二字靈山疏峯挾障六天九會倂在其上陰陽助巧造化資匠如有龍鬼岑崟肸蠁若存聖賢夕護朝降其一怳闕三字岧嶤化城闕一字有方廣闕一字來此京闕五字岫崢嶸長驅五蔭俯就三明彤梯寶階普濟羣生其二廣殿崇墉迴出烟外繡楹日逼紺瓦雲霱寶山眞闕六字傳法者樹別天籟闕一字刹垂闕五字其三聖師高渺岧然勝輪嵌空彩閣繚繞卿雲梵響難到天聲易聞誰其建之八座當闕一字豐碑永傳闕四字

其四